



# 黑白男女

## 第十章 尤四品(中)

(上接9月9日A14版)

不可能，要当母牛，你只能给尤四品当，我连碰你一指头都不碰。这样吧，事成之后，我不说多，你给我2000块钱就行了。

秦风玲摇头，说的也是不可能，她说：我一分钱都不会出。你给尤四品说老婆，这个钱应该由尤四品来出。说老婆的事，都是男家花钱。男的不出血，他凭什么用老婆！

小老板给尤四品开出的价码是5000块。

尤四品说：好，好。

小老板一喜，以为尤四品同意了，说还是尤师傅办事痛快。

尤四品接下来说：回头再说，回头再说。

什么叫回头再说，我说的这个介绍费，你到底不同意不同意？

隔布袋买猫，我还没看见猫长什么样呢，你就跟我说价钱，是不是有点儿早呢！

猫绝对是好猫，一看见老鼠就来劲，这一点儿你放心。

尤四品正吸烟，嘴里冒出来的烟雾从他脸前升起，使他的五官变得有些模糊。

他说，这事儿不着急，这么多年没找老婆，他不是也过来了嘛！

小老板以为尤四品是个挖煤的，往地洞里一钻，成天跟煤打交道，也是跟石头打交道。尤四品的眼睛跟煤一样，两眼一抹黑，尤四品的心眼也跟石头一样，是个不透气的石头疙瘩。蒙一下尤四品，从这个寡汉子腰里的腰包掏点儿钱，应该不成问题。小老板把尤四品低估了，既低估了尤四品的心智，也低估了尤四品的经验。实在说来，尤四品已经是一个老江湖了。他十六七岁出来打工，已在江湖上闯荡了10多年，将近20年。他在饭馆里端过盘子，在养猪场喂过猪，在苹果园里挖过树坑，还烧过砖，下过小煤

窑，当过沙石场的装卸工，等等。有人跟他开玩笑，说他除了没当过鸭，好像什么活儿都干过了。当然了，他吃过苦，受过罪，挨过饿，受过冻，上过当，受过骗，还挨过打骂，受过欺辱，等等。什么叫经验，经历过，体验过，就是经验。只要人还活着，什么经验都是可供回忆的资本，什么经验都是财富。尤四品的经验多了去了，车载不完，斗量不尽。他的感觉颇为不错，差不多有了一点儿当大爷的意思。往酒馆里一坐，他大声叫道：来一瓶北京小二，半斤酱牛肉，再来一盘皮蛋豆腐！他的气势直追梁山好汉。不过，谁要把他比作梁山好汉，他准定不干。梁山好汉算什么，他们

被官府的暗探盯着，成天过的是东躲西藏的日子，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，稍不小心，就有可能掉脑袋。而他尤四品呢，最大的优越性就是他的自由。只要按时上下班，在井下听从班长的指挥，干活儿不惜力，出得井来，那就是阳光尽他晒，好风尽他吹，想干什么都可以。他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饥。他想穿什么就穿什么，不会有人对他指指点点。饿了，矿上有职工食堂，什么时候进去都有饭吃，吃完饭把碗筷一推，连碗都不用刷。困了，矿上有单身职工宿舍，宿舍里有他的床位，他倒头便可以睡。矿上的单身职工宿舍实行的是旅馆化管理，床上的被子、褥子、床单、枕头，包括床头柜等，都是矿上统一配备。床单脏了，不用他们洗。地脏了，也不用他们擦。矿上聘的有一些家属老娘儿，专门为他们打理宿舍。有时他们睡过了头，或者假装睡过了头，那些老娘儿们还负有叫醒他们的责任。被叫醒后，有哥们儿伸着懒腰，有所埋怨，说他正在做一个好梦，中断他的好梦干什么！老娘儿们说：又在做春梦吧，好东西又流了一被窝儿吧。



尤四品确实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，这是他个人的问题，也就是性的问题，雄性的问题。他的两个椭圆形的蛋子儿下面有一个储精囊，是专门盛精子用的。他不知道精子是怎样生成的，是什么时候生成的，生成的程序是什么。他只知道，他一摸，储精囊里是满的，再一摸，储精囊还是满的。其实他不是摸，是用两个手指头捏。储精囊像是两个小小的口袋，他一捏就把“口袋”捏住了。他一捏，“口袋”一滚。这表明储精囊里的精子不只是充满的问题，而是满得有些发硬的问题。这样一来，储精囊里盛的不像是精子，像是蚕豆，而且是铁蚕豆。男人习惯把自己说成老大，把下面那个东西说成老二。尤四品改变了一下说法，他自己排行老四，就把下面的东西说成是老五。“铁蚕豆”跟老五是有关联的，“铁蚕豆”一硬，老五也跟着强硬起来。老五的强硬不分时候，常常是一触即发。老五老五，你有什么事儿，你硬个屁呢！老五不听话，呈现出比刚才还强硬的状态。尤四品知道，这都是“铁蚕豆”捣的蛋。他再次把“铁蚕豆”捏住了，试试能不能把“铁蚕豆”挤出来。然而，他把“铁蚕豆”捏得都有些疼了，“铁蚕豆”不但不出来，还愈发的“铁”。尤四品只好回过手来，对老五采取措施，采取强制性措施。他把老五摁得低下头来，就近把老五夹在两条大腿之间的腿缝子里。一方面，他利用大腿上发达带有弹性的肌肉把老五紧紧夹住，别一方面，他鼓动老五往前拱。往前拱时，他闭着眼睛，有自己的假想。在假想中，他把自己的腿缝子想象成是上初中时一位女同学的腿缝子，或是在食堂里一位当保洁女工的腿缝子。他在心里默念着：好紧哪，我操，好紧哪！他像是有所请求：放我进去吧，放我进去好吗！“铁蚕豆”那里

终于一阵收缩，一阵痉挛，老五随即软了下来。他悄悄骂了一句：他妈的，这叫什么事儿呢！老五软是软了，两个储精囊也空了一些，但他并不觉得怎么痛快，更谈不上淋漓。他用腿使劲夹着老五，没让老五把精子射出来。精子射到半道，被堵在那里了，后来又退了回去。精子不是顺原路退回到储精囊，而是顺着比较畅通的尿道拐进膀胱里去了。那样精华的东西就这样被他糟塌了，最后和尿液一块儿排了出来。原来痛快是和淋漓连在一起的，没有淋漓就谈不上痛快。

为了取得痛快淋漓的效果，尤四品腰里揣了钱，到附近小镇上的洗头房去了。“洗头”不算贵，“洗”一次才100块钱。如果拿他的月工资计算，一个月的工资够他“洗”50多次的，天天“洗”都富裕。在洗头房里花钱“洗头”是痛快一些，也淋漓一些，但痛快和淋漓是有限的。因为洗头女每次在给他“洗头”之前，都会取出一个伸缩性很强的套子，套住他的“头”，也就是套住老五。老五淋漓，只能淋漓在套子里。尤四品提出不要套子，人家说不要套子也行，那价钱就得往上提一提，不是100块钱了，300块钱才能“洗”一次。嗨，带不带套子差那么多，那还是把套子带上吧。有一次，他把套子弄破了，总算彻底淋漓了一回，洗头女说哎，哎，这算怎么回事？尤四品有些窃

喜，他说：这不能怨我，是套子的质量有问题。

自由给尤四品带来了一个后果，后果不是很严重，但的确和后果沾边。那就是他变得散漫了，有些不

愿意受约束了。他习惯了一个人独来独往，觉得自己目前这种状况挺好的，一个人过一辈子也不是不可以。比如在找对象和成家的问题上，他的态度就不是很积极。他每次回老家探亲，父母都问他找到对象了吗？他说快了快了。后来父母再问他，他就有些不耐烦，说：你们老催着我找对象干什么，我要是找了老婆，老婆就得管着我，我挣了钱，就得交到老婆手里，再想给你们寄钱，就不容易了。

小老板刚给尤四品介绍秦风玲时，尤四品听说秦风玲有一个儿子，娘儿两个租住农民的房子，连一间自己的房子都没有，他就不大热心，犹豫着去不去跟秦风玲见面。是小老板站在理论的高度，跟他说了一番他从没有听说过的高论，他的脑子像打开了一扇窗，明媚的阳光一下子照进了他的脑子里，才使他明白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。小老板大概也知道，尤四品和其他的单身窑哥子一样，实在憋不住了，会悄悄走进洗头房“洗头”，他问过尤四品：你一共睡过多少女人了？尤四品说没睡过。小老板说：你蒙谁呢？你不但睡过，还在做加法，睡一个往上加一个数。5个指头乘以10，我估计你累计的至少有这个数。尤四品

赶紧否认，说哪有那么多，没有那么多。他到底还是吃了小老板的算计，被小老板算了进去。他的否认，实际上等于是承认，他这么一说，就露馅了。小老板的高论及时出台，他说：尤师傅，我跟你说吧，别说你睡50个，就算你睡了100个，一个都不作数，等于你一个都没睡。因为你你不认识她们，跟她们不熟，叫不出她们的名和姓。这样一来，你弄她们，跟弄猪弄狗一样，没有任何意义。你弄了动物，等于把自己也变成了动物。你必须弄清楚，人之所以为人，人之所以被称为高级动物，男人不光射一下精就完了，男人弄的是熟脸，是关系，是感情，是文化，还有意义。怎么样，这下你明白了吧！

(未完待续，请关注9月11日A14版)

